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六回 福王受劍仙冷落 韓氏因勞瘵雲亡

調倚《四和香》詞曰： 區叵淫王惟好色，預戒還相憶求見，何其堅且力，有甚的便宜得。

別抱琵琶違內則，雖是他人逼。大限來時，徒歎息，悔昔日中心惑。

卻說韓氏，緩步走到藝圃，先令一個使女，去把守門太監喚一個來。不多時喚到面前，韓氏道：「我要偷看師父如何教導他們，你且不必通報。」遂閃進牆門，見天井地下排許多板凳，又釘下竹籬，只無礙子卸去裙襖，在那裡教郡主和這些子女縱跳。要跳過這些板凳，又隨手拔那地上竹籬。韓氏掩在隱門的門縫內張著，他們一個一個跳躍如飛。無礙子見有跳不過如法者，又自己跳與觀看，口裡又說著：「身子先要起得高，然後容易跳得過。」韓氏站得腳酸，遂令報知。無礙子忙入房中，穿好裙襖，出來接見。韓氏道：「師父太費心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無甚費心，要學這些武藝，須自幼學習，方可成功。」韓氏贊道：「師父實在無事不精，郡主有福，才蒙師父如此教導。待王爺回莊，自然要來面謝。」無礙子問道：「王爺有信回來了麼？」韓氏道：「已早回汴城，只在這幾天也自來莊了。」又見堂中擺了四張小桌，每桌上俱攤著書，又問道：「他們還要讀書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這那叫讀書，不過教他們先識幾個字兒罷了。」韓氏復令瑤華到身旁，問道：「你好生學著，不要討師父打罵。」瑤華答應了，又問：「你裹了腳了麼？」瑤華道：「用布纏了好幾日了。」那八個子女們，也叫過來看了看，都吩咐了話，遂又令使女傳知那邊說：「我在這邊與師父談談，晚膳擺過這邊來。」使女們傳出去了。韓氏又問無礙子道：「前日師父叫備一大些東西，教他們一時那裡學得及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凡人幼小時，心靈機巧，何事不可學。我每見人家父母，過於姑息，遂令子弟廢時失學，實實可惜。故我不留餘地，盡情教導，使他們大來成個偉器，豈不是好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父慈悲，肯用心造就人材，也是功德。」

正說著，已擺下膳來，就令瑤華同膳。無礙子催令瑤華，趕著吃了去睡，明日好一早起來用工夫。瑤華吃完了膳，即便辭回，同白於玉進房歇去了。韓氏且與無礙子對酌，無礙子道：「王爺不日回莊，我先與夫人說知，王爺本性好淫，但見婦女必動邪念，我不耐與他見面，可先代我達知。但我之培植瑤華，也為他日後保莊起見，不為無益。他若另眼相看，自當始終其事，設有別生希冀冒犯，休怪前已做有榜樣在那裡了，也要叫他曉得。」韓氏愕然道：「前日不見師父做有什麼榜樣嚇？」無礙子笑道：「夫人自是不知，但這小子存心已久。」韓氏道：「是那個小子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就是副史張超然之子張其德，他先妄想於夫人，以後忽又移到我身上，我知他雖有此心，還不敢妄作，故爾置之，豈知元宵那晚，他忽發高興，公然撬門越進藝圃來，妄想天鵝肉吃。夫人那晚醉臥在床，幸兩邊房門緊閉，不然，夫人險作醉魚矣！他見無從下手，忽把蘇遠香房門推開，奈遠香酣臥不覺，竟被下種而去。我初意，即欲飛劍斬之，因念他是張超然之獨子，姑容他留個後裔。然其罪較重，已將他宮刑了，後來可撥與瑤華，做個貼身服役之人。」韓氏道：「怎麼不見張超然同蘇遠香稟及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此事須待三四個月後，自然發覺。但王爺不日回莊，我故先為說破，使王爺也知利害。」韓氏雖作點頭，而意中甚為膾。

無礙子道：「夫人不必掛心，此處歇宿與寢宮有何分別。蓋為此輩心存邪念，可以不必盡行告訴王爺，致起疑團。」韓氏聽說，方始反憂為喜。膳畢，即回寢宮，暗暗誠服無礙子之作為，且心上自忖，以後不可大意。又隔了月餘，這日忽報福王離莊不過十餘里，即刻到了。韓氏自然預先備辦了一切伺候，並著人往藝圃知會，令瑤華率領八個子女，到這邊一同迎接。不多一會，福王到莊，先在外殿，有令史、副史、管事人等，稟知出門後一切情事，然後轉入寢宮來。韓氏同瑤華在正間滴水下伺候，先有宮嬪、使女在宮門接入。等到上殿，在椅上坐定，遂各跪拜請安。福王一見瑤華，便對韓氏道：「這妮子長成得恁了。」韓氏稟道：「今年已是五歲，腳也裹了，現在請個師父教導學習哩。」福王遂抱在身上坐了，問其所學，瑤華一一登答，口齒清朗，心地明白，十分歡喜。又見有八個一般大的子女，問是那裡來的，韓氏又細細稟知。又問：「師父在那裡請的？」瑤華也就將原委說明。福王意調湊巧得緊，令瑤華傳語，令師父明晨來見。韓氏又將無礙子的許多能處誇述一番，又說：「他輕易不肯見人，是一個有道德的女冠。」正說著，已擺下膳來，韓氏同瑤華陪用了。瑤華先自稟辭，福王令太監們送回，這八個子女也同跟隨而去。新婚不如遠歸，況這福王平日以女色為第一件要務，一到初更即促就寢，不消說顛鸞倒鳳，整夜不休。次晨起身，已見一羣子女擁著瑤華進寢宮來，請安畢，站在一旁，福王遂問韓氏道：「這師父有多大年紀了，生得如何？」韓氏道：「師父年紀已是五十餘歲，生得也很齊整，看他面容，只像個二十以外的樣子。」福王道：「既然少艾，何不還俗改妝，也做個貴嬪，不強似出家麼？」韓氏忙搖手道：「王爺斷不可提他，這師父道行深奧，犯他恐有傷損。」福王道：「他斷不敢傷我。」韓氏道：「他不慕榮利，又有法術，王爺不能奈他何。」福王道：「他有什麼道行法術？你們說得他這般利害。」韓氏道：「我也不知，倒是他自己說起，元宵那晚，有副史張超然之子張其德，撬門越進藝圃，趁宮女蘇遠香睡熟，竟敢入房玷污。師父恨其不法，已將他淨身了。一府中若干人，沒有一人知覺的，可是利害麼？」福王道：「張超然之子，竟如此大膽，即淨了身，待我出去著他報名入宮服役。」

又問道：「這師父平日教這些子女學這些什麼？」韓氏道：「據他說來，先學武藝，次即讀書，狠覺有條有理，他說莊子落在曠野之外，必得些武藝才能保守。舊年秋間，因蝗蟲災荒，嚇得我日夜不安。得這八個子女，不過七八年間，武藝俱各嫻熟了，那才有恃無恐。還說：往後時世不靖，汴梁庫藏亦可搬運些來此間堆貯，也可放心。」福王道：「庫藏貯在汴梁，自有城池，軍兵護衛，此間何能積貯？」韓氏道：「王爺還不曉得師父的武藝哩。他若在，雖有三五千人馬來，他可以法制。」福王咋舌道：「有這樣武藝麼？」韓氏道：「王爺狠可放心。」福王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我有什麼不放心的，待我遣人往汴梁，搬運些庫藏，收貯在這裡。」遂對瑤華道：「你去請你師父來寢宮，我有話與他談論，並非是無事動擾他。」瑤華稟道：「師父叫女兒來，代請父親的安。他性喜清靜，不教人見他。」

福王道：「你先去回說，既在我莊，豈有不見面的。師父是方外，不來也罷，我如何不去。且這新造的藝圃，我還未認識，你然先過去罷。」瑤華聽了，遂入房辭韓氏，和這八個女簇擁而回，便將王爺要過來見的話，與無礙子說了。無礙子遂令各執事婦女迎接伺候，並代我謝辭。眾婦女答應，各為整備。

不一回，那邊宮女來報：王爺過來了。瑤華領同眾婦女接入中堂，叩見了，福王就問：「這邊師父為何不見？」眾婦女道：「師父叫奴婢們辭謝王爺。」福王道：「他是師父，自然這樣說，你們傳我的話，說務必請出來一見。」白於玉同黃金釧進去，一回，出來稟道：「師父說他是方外人，不知禮節，王爺既必定要見，休要責備。」福王不在乎禮節，只管請出來。

只見門簾開處，無礙子穿著道服出來，向福王稽首，福王也站起身來，回了一禮。無礙子就在東邊上首坐下，福王把無礙子上下看了一遍，人雖標緻，眉間隱隱似有一股殺氣，不敢涉邪，遂說了些寒暄話，又道及些朝中的事，無礙子只不開口，聽了一會，便起身道：「方外人不知世務，不敢奉陪了。」遂走了進去。福王又去樓上看了一回，也就回宮，只有瑤華同眾婦女送出來。福王回到上書房，即傳令史、副史們論話。不消三兩刻，齊集階下。福王喚副史張超然道：「你充當副史，好無法度。」張超然不知何事冒犯，即時跪下。福王道：「你有老大的兒子，怎麼不嚴加管束，致有撬門入室行奸之事，這還成個體統麼！」超然道：「副史的兒子，名喚其德，日在身旁使喚，並不敢有犯奸之事。若果有證據，副史即時綁來，請王爺處死，不敢姑息的。」福王道：「你連個兒子都不能管，那裡還做得副史來。我且問你，你兒子於正月間，可曾因病睡臥幾日麼？」超然道：「有半個月沒有起床。」福王道：「這麼，你就回去，驗驗你家兒子的下身還有沒有，這就是證據了。」超然即時爬起出去了。

福王又喚令史趙成道：「你是個令史官，手下副史都要你約束，怎麼全不留心，致有這樁情事，在你也擔有幾分不是。」趙成也免冠謝罪，福王道：「以後俱要小心在意，再犯並究。」令史同各副史俱各領命。福王遂叫令史寫一諭單，差人發與汴梁府中長史知道，教他派撥兵衛將天地兩字號金庫，同露結兩字號銀庫，一併護送來莊收貯，須要迅速，毋許遲緩。令史答應，出去趕辦。

這裡張超然已將其子縛送進來，一同跪下請罪。福王道：「你驗明瞭沒有？」超然頓首認罪，請將其德即時處死。福王道：「念你平日辦事還好，免你兒子一死，可好報名入冊，送入宮內服役，如果小心謹慎，照常看待。倘別有違犯，必不寬宥！」其德頓首泣謝。福王即令超然起來，辦理報名入冊之事。

其德發與看守宮門太監教導，並將蘇遠香發交張超然收領訖。令史們已將諭帖辦齊，請福王簽發，即時遣人齎往。又將在莊出入租谷、銀錢帳目呈送查閱。福王稽查了一會，方退回寢宮。瑤華待已進寢宮請晚安了，仍留一同晚膳畢，才回藝圃。

福王仍要在韓氏處歇宿，韓氏辭以身上不方便，福王只得出往上方房住了，傳喚這些宮女人侍取樂。每日間清理莊上一切事情，卻也忙忙的不得空。間隔了二十餘日，汴梁已將四庫金銀運到，福王又令正副史於寢宮後進改設庫房，西邊作為金庫，東邊作為銀庫，置備棚欄、櫥櫃齊全，逐一兌取明白，准准又忙上好幾天。

福王在莊，不知不覺住了五十餘日，正欲回汴梁府中，忽然汴梁長史報到：萬曆皇帝晏駕，凡親王以下都要進京城服限，立刻起身。福王進入寢宮，將此事告知韓氏，當將倉庫一切鎖鑰交與查收，一面促令婦女收拾行裝。福王復出上書房，傳令史進來吩咐，查明如何蓋搭喪棚，及一切儀注開送，以便莊上婦女成服。

韓氏忽差侍女請福王進宮，福王轉入，問是何事？韓氏道：「我兩日好，三日歹，身子甚覺支撐不住，想成服後，必須每日舉哀拜跪，恐勞碌不起，可好叫瑤華代我行禮麼？」福王道：「也使得。倘有不曉得的事，可與師父斟酌。」

不一會，車馬報齊，即便啟行而去。這裡令史們又忙個不了，三日後喪事已備辦齊備，每日只是瑤華到這邊來行禮，合莊人都穿素服，過了四十九日才釋。忽又接到汴梁長史來報：立的新君是泰昌皇帝，在位一月又賓天了。重新又辦起喪棚、喪服來，足足忙了三個月。

又一日，汴梁長史又有報來，說：山東賊匪作亂，新皇帝是王爺的姪子，王爺面奉旨意，充作監軍，出征去了。有王爺的諭帖，諭知我們在莊內外男婦人等，小心看守莊子。又有一封信與師父的，都傳進來了。韓氏一病仍未起床，遂去請了無礙子來坐了，將外邊傳來的話告知，又將書子遞與拆閱。無礙子道：「王爺為搬運庫藏在此，托我照管，這不消說是我身上的事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父住在那邊，這一邊的事，如何照應得過來？不如移到這邊宿罷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那在乎此，你們莊上的事，我那一件不知，無關緊要者，我落得不管，有大事也不肯看冷眼，夫人放心。」韓氏千恩萬謝，無礙子就起身回去了。

看官，大凡做小說的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自從福王出征，韓氏臥病，這邊甚屬清靜，只有瑤華那邊，盡心學業。光陰迅速，倏忽已過了三四年頭。瑤華人本聰明，又加無礙子實心教導，連那八個子女，雖不及瑤華，在子女中也算出類拔萃的了。瑤華自運氣、縱跳、拳棒、弓箭、彈子、標槍、流星，以及鬆刀戈矛鋼劍短兵之類，色色精明。這四個女婢中惟素蘭、梅影與瑤華武藝相仿，那梨雲本來粗夯，鬱李年紀更小兩歲，所以不及。男童中武藝蕉葉為第一，桃紅則在愚蠢一邊，荷香是個文武全材，因年紀過小，故也不能趕上，柳枝雖諸般去得，只是不能精熟。就福王出征這一年起，雙日練習武事，單日盡心讀書，夜間講解書義。這三四個年頭，無一日間斷，你想如何不通。

這年瑤華已交十歲，同這四個女婢，個個裹得一雙好腳尖，小如竹葉，走跟如飛，蓋從縱跳上做下的功夫，全無如今這些女娘的毛病，腳雖小，走不上十步便要人扶。遙華做人，就像無礙子的行徑，高似我的，斷不肯下氣；低似我的，到概不計較。和顏悅色之時，自然居多，而剛氣猛烈之時，卻也不測，下人們都不敢輕慢一些，他所敬者，只有無礙子一人，餘俱不在心上。其識見甚高。

一日，沈翠眉與潘桂兒，因為收藏的海菜霉變，彼此埋怨，不小心潘桂兒出口便罵，沈翠眉不依，要掌他的嘴，兩人擾攘不清。瑤華聽見，喚令兩人前來，問此項海菜應何人管收？沈翠眉道：「原為婢子管收，到那應用之時，才檢出交他們洗淨了，才發廚房下鍋。年頭上曾經檢出，交與潘桂兒，他將應用的用了，不應用的就藏在他那邊，並不來交還，是我檢點少了一件，才去問他，他說已交來了，我並未經手。方才在他屋裡檢尋出來，已是霉變了，反說經管之人不曾吹晾，所以壞了，還要罵人。因此與他講理。」又問潘桂兒，你怎麼說？潘桂兒道：「婢子記得，已經交還他了，隔了幾時，又來問婢子要，這東西忽然走到婢子房內，尋檢出來。焉知不是東西壞了，他恐怕郡主責罰，假在婢子房中查出，以卸責罰。他為人最刁，所以罵他，他反要來打婢子，所以吵鬧起來。」瑤華對沈翠眉道：「把你收好的別樣海菜拿出幾件來，把方才在他屋子裡檢出的，也拿來，兩下一比，若是你收藏的與方才在他房裡檢出來的霉得一樣，是你的不是，若兩樣了，就是他的不是，極容易辨的。」一會兒，翠眉拿到面前，瑤華令白於玉一包一包的打開，雖有些霉，卻都在浮面，中間盡是好的。把那檢出來的一包打開，通身霉到底，而且連包紙都潮濕了。瑤華向桂兒道：「你自家去看，你冤屈罵了人，還要吵嚷。」桂兒看了，無言可答。瑤華問道：「你可心服麼？」桂兒只得認了個錯。瑤華令白於玉把桂兒打了三掌，吩咐道：「再敢倔強，拿來打鞭子。」於是眾人都服其高見，暫且擱起。再說韓氏這邊，從福王去後，准准的醫治了一年才得起床，而面容消瘦，痰嗽不對，又調養半年，始復本元，精神則大不如前矣。繼而淹纏不清，漸成了癆瘵，竟不能起床了。瑤華同這八個子女，慇懃奉侍。無礙子又令令史們，各處延清高明醫士診治，如石沉大海，毫無效驗。到第三年交春，日重一日，無礙子情知不起，悄令瑤華寫信，稟知福王。

其時山東賊寇已靖，接到瑤華之信，即復一諭道：「一俟處處指後，即便回莊。」韓氏聽說，也覺快意。不料復旨後，又接到邊報，為四川重慶府奢崇明作亂，天啟皇帝旨意，令將山東得勝之兵，移師征剿。福王不敢不遵，仍舊監軍，星夜而去，連寫信都不及，只差個兵部差官，到汴梁知會。就令汴梁長史，再知會莊上。

無礙子知道，囑令瑤華囑著韓氏，不令知此消息。不料未曾囑咐，梨雲盡行告知，韓氏一聞此信，懊恨一聲，竟氣絕了。瑤華同八個子女哀慟異常。無礙子代其料理喪務，一面飛報福王，交稟明掌理家務。又飭令史請地師擇地建墳。莊上做了七七四十九日水陸道場，瑤華身服重麻，權代子職。凡地方文武各官來叩弔者，俱都一一回禮。